

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

生与死的搏斗

罗祖祥 著

生与死的搏斗

罗祖祥 著

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

新 登 字(川) 018 号

生 与 死 的 搏 斗

罗祖祥 著

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四川 成都九里堤)

四川省新华书店经销

仁寿县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1.1875 插图: 3张

字数: 250千字 印数: 1—3000册

1992年 6月第1版 1992年 6月第1次印刷

ISBN7-81022-286-4/I·025

定价: 5.00元

生与死的搏斗

壬申春吳二峯題



内 容 提 要

本书收集了作者近年来在《人民文学》、《山花》、《青年作家》等刊物发表的部分中短篇小说和报告文学。

作者以神奇多姿的西南山区为背景,描绘了蜿蜒的铁路、狂涌的大江和陡峭山峰的千种风情;描绘了生存在这一域空间的各种人的生活轨迹。其间,有生与死的搏斗,有美与丑的抗争,有血与泪的悲诉,有爱与恨的交织,有现实与历史的重叠。作者以凝重的笔触,反映了穷山恶水中生之艰辛、死之壮烈、活之悲郁、爱之缠绵。这是一幅幅真实生活的画面,以其强烈的艺术感染力,既为我们昭示了做人的准则,又使我们得到了美的享受。

目 录

上卷 叙事篇

多情的陷阱.....	(1)
长江魂	(37)
幽谷迷雾	(54)
生与死的搏斗.....	(108)
血染的土地.....	(119)
不朽的雕塑.....	(165)
生命六秒钟.....	(192)

下卷 情愫篇

夜空,一颗游移的星	(201)
苦藤.....	(214)
关于生与死的故事.....	(265)
幽魂.....	(274)
不能忘却的爱.....	(287)
思恋的帆影.....	(294)
夜,静悄悄	(302)
爱的忧怨.....	(310)
没有作出的答案.....	(323)
寸草悠悠.....	(336)
大佛脚下.....	(344)

多情的陷阱

部长震惊，举国哗然。一桩案子使多少人
悲嚎、绝望，使多少企业频于倒闭、崩溃。

夜半，一股刺骨的寒风，从门隙窗缝中挤进来，但瞬间即被室内闷热、焦躁、紧张的空气融化了。一支又一支的烟蒂塞满乳白色的陶瓷烟缸，会议桌上的几个烟缸全部超载，有几个烟蒂散落在桌上，那未烬的余热，似乎已将玻璃板熏得焦黄了。

这是蛇年春末的一个夜晚，昆铁公安局长办公室，局长、书记、刑侦队长等要员正在彻夜研究一桩突发的特大案情。在短短的时间内，公安局长已接到了成都铁路局长、铁道部长、以及转来的国家公安部长的指令：事关重大，迅速破案。

陈局长刚放下红色电话，又拿起无线电通话器向正在市内侦查的刑侦队长张伟通话，刚讲两句便又失望地摇摇头，他额上布满了细密的汗粒。二十八日上午十一时，昆明铁路分局运输科货运计划办公室在办理货主的车皮计划时，突然从一位姓黄的货主手中发现了几张伪造的假车皮计划表，据姓黄的货主说，他是从

二道贩子手中买来的，分两次买了二十四个假车皮。每个车皮付劳务费两千元。从案发到现在，陈局长没有离开办公室半步，他派出所有精悍的刑侦人员在昆明市区追缉可疑线索，但三小时过去了，五小时过去了，十小时过去了，案情仍无进展。局长、部长一个又一个的紧急电话来催，他不接又不好，但拿起话筒，却无言以答，说什么呢？

从去年十月中旬以来，在云南、贵州、四川三省已相继发生倒卖假车皮案十多起，其手段之恶劣令人发指。

其一：二月五日，福州一位名叫李晓明的中年货主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好不容易为其单位搞到五百吨煤，但苦于弄不到车皮。恰好这时在铁路分局计划科门口附近的树荫下，他见一位二十多岁的姑娘悄悄问一位货主要不要车皮，那戴眼镜的货主点点头，然后姑娘见四周无人，便从兜里掏出两张盖有“铁路运输服务公司”专用章的车皮计划表，姑娘说她舅舅在铁路局是个不大不小的头目，专管车皮计划。姑娘说到此处抬起头，见对方颇有些犹疑的样子，于是便拿出一张照片，上面是几十个戴铁路大盖帽的，她指着中间那位坐着的稍胖的中年人，说那就是她舅舅，是去年他来分局检查工作时与车站职工的合影。她又掏出一张贴有她照片的西南交通大学的学生证。眼镜货主拿起学生证看了看照片，又看了看本人，他突然发现这姑娘长得很有几分姿色，而且，在他看她的一瞬间，姑娘向他甩了一个飞眼。他顿时感到平静的心境掠过一阵舒爽的风。他推推眼镜，点点头，将学生证还给她。并问：

“你卖车皮，你舅舅知道吗？”

她摇摇头：“不知道，我是借他的牌子从多种经营服务公司董叔叔那里搞来的，董叔叔又借我舅舅的牌子从运输科搞来的。”

然后，姑娘低下头，似有苦衷地说：

“我见你是个老实人，所以才找到你。不瞒你说，我想自费留

学，眼下急需一批钱，托人开后门办出国护照，起码得三五万元。没办法才出此下策，你可千万别讲，否则……”

站在树后的福州货主李晓明把这一切都尽收眼底，待姑娘与货主讨价还价时，他便走上前：“能不能分几个给我？”姑娘一见，略有些不悦的样子，忙拉着货主朝旁边的小巷走。走到眼镜货主住的旅店，走进了眼镜货主住的房间，门砰地关上了。

李晓明悄悄从门缝往里瞧，见姑娘解开外套，解开内衣，从贴身乳罩里抽出一叠车皮计划表，交给眼镜货主，眼镜货主看了看，又数了数，然后放进提包，随后交给她一叠厚厚的人民币。姑娘掂了掂，放进手提包，对眼镜货主作了一含情的飞吻，眼镜货主突然拉住她的手，想吻她，姑娘摇摇头，嫣然一笑：“我还有事，等晚上再来……”

福州货主见姑娘出来，便迎上去：“大姐，请帮个忙吧。”

姑娘见他心切，问：“你真要？”

他点点头。

“一千八，你敢要？”

福州货主一愣，忙问：“你刚才卖给眼镜不是一千五吗？”

“他是他，你是你，一个市场的茄子还有几个价呢。”说着，姑娘朝门口走。福州货主急了：“大姐，你别急嘛，先到我房里休息一下，让我给单位挂个电话，请示下头头，怎么样？”姑娘侧回身，作无可奈何状，点点头：“好吧，不过要快一点”。

福州货主带着姑娘拐过两条小巷，走进车站附近一家旅馆，在房间里他当着姑娘的面给福州挂了一个长途电话，讲明了情况。单位领导好像不悦，嫌价钱高了。福州货主对着话筒吼道：“过了这村就没这店了，再不要，我不管了。”结果，这个等米下锅的铸造厂只得咬紧牙花血本三万六千元买了二十个车皮。

次日，当福州货主兴冲冲拿着车皮计划到车站办货时竟傻眼了。车站货运员一看，惊讶地说：“这全是假的。”福州货主当场

昏厥过去，而他的那个厂及其上千名职工却面临着倒闭和失业的威胁。

其二：二月八日，两个穿灰色风衣的年轻人来到广西驻贵阳的办事处，找到负责人，说是头两天已替办事处向广西发送了四百吨煤，铁路已收取劳务费一万三千多元，并出示了盖有“贵阳铁路分局财务收入章”的收据和盖有“贵阳铁路分局”印章的要车计划表。事后，办事处将车皮计划单拿到铁路分局，一查又是假的。

其三：一月下旬，湛江二轻公司连续向铁路局领导写信，声称该公司两月前已在贵阳分局管内向湛江发运了几百吨钢材，可时值今日货物未到，该厂被迫停工停产。二轻公司强烈要求：若铁路再不及时发运，就要通过新闻单位向社会披露，同时上告法院裁决。接着，该公司又派专人前往西南与铁路交涉。铁路各级非常重视，经查，结果发现该公司的收货单全是假的。

其四：……

短短两个月内，成都铁路局管内连续发生多起倒卖假车皮案，诈骗手段狡诈、毒辣，不留痕迹，更为可悲的是不少货主以更高的价转手出售，当铁路公安当场抓获时，他们居然不知道手中的计划表全是伪造的。

这些数量不少的假车皮计划单，严重冲击铁路的正常运输，干扰国家重点急需物资的运输计划，使本来紧张的运输能力更为紧张。这些犯罪分子打着铁路的招牌，招摇撞骗，干尽坏事，使铁路的声誉受到严重的影响。这些案子，不仅铁路震惊，而且举国哗然，不少新闻单位发内参要求铁道部长和国务院领导采取果断措施，迅速堵住这股“祸水”。

因此，眼下这桩案子能否及时侦破便成了关键之关键。各级领导在催促；社会各界密切关注；有人怀疑铁路有大人物参与或支持倒卖车皮云云。

线索中断，雾峰迷茫。罪犯作案模仿外国
间谍伎俩。

昆明的三月，依然荡漾着北国大地少有的暖意，只是，一朝一夕，从那八百里滇池拂来的风才微微带有几许凉意。此刻，刑侦队长潘顾，正带着铁路干警在全市铺开了暗网。时间，宛如紧绷的箭，悬在他们的心际，从日出到明月升空，十多个小时过去了，仍未发现目标，他皱了皱眉头，开始怀疑赵世富的口供是否真实。

赵世富是在案后两小时被抓获的。当货主黄成和刚把车皮计划表递进货运计划办公室窗口，即被办事员老李察觉是伪造。黄成和犹如一尊兵马俑，几乎失去知觉。潘顾倒了一杯茶水递给他，让他清醒清醒。他睁开眼，见全副武装的公安人员立在面前，顿时有些紧张。潘顾以一副威严的面孔和一双犀利的目光对着他，揣度着对方的心态。在这之前几位同志无论怎样询问，他闭口不说从谁手里买的车皮计划表，及至后来，他哭丧着脸跪在地上：“你们饶了我吧，我亏了几万元，我认了，但我不能出卖倒卖假车皮的人，我有妻儿老小，我还想多活几年呀……”

潘顾一把揪住黄成和的臂膀，沉稳而严厉地说：

“现在，你应该明白，你个人的得失是小事，这个案子关系到铁路运输和无数企业的命运，在你面前没有任何选择，唯有一条路：说真话！”潘顾的两道目光如利箭穿透对方的心，黄成和战战兢兢供出了卖假车皮的人名叫赵世富。

潘顾带着几名公安人员悄悄地包围了赵世富下榻的客栈。

赵世富个子不高，六十有五，但看上去要比实际年龄小得多，

满脸油光光的，薄嘴唇两边总是绽出几丝笑纹，给人的印象是极不正经。后来在审问他时，他颇为得意地说他曾在滇池龙门上找到那位全市闻名的算命先生算了命。算命先生说他这两撇笑纹生得好，老来有二福：一是艳福，一是财福。此刻，他刚刚用完午餐，脱了衣服躺在床上，头枕着臂腕，叼着烟，回味着刚才服务员临走时洒下的一串银铃般的笑声。他明白，这串笑声是他塞给她的一根“杠子”（十元）换来的，更重要的是他意识到这根杠子的试探作用远不止于此，她既然收下了，而且甩下了一串笑声，那么，接下来，他就可以……他深深吸了一口烟，挺了挺身子，刚刚闭眼，突然听到敲门声，但还未待他爬起身来，门已开了。潘顾和两名公安人员立在面前。他一怔，顿感不妙，但只片刻工夫便镇静下来。“你们，走错了门吧？”他一边理被子，一边趁其不备，悄悄将枕下露出半截的黑皮包用枕巾遮住。可惜这个动作被侦察员小张看见了，小张上前一把将皮包拽出来。赵世富一见，笑着说：“啊，皮包里是我私人的信件，还有私人的现金，请你们检查……”

“你自己打开。”潘顾庄重地说。

“我……”他还想说什么，但见潘顾严厉的面孔，便用颤抖的手打开皮包。小张在皮包的夹层里面翻出了几张盖有“昆明分局运输部”专用章的车皮计划表和厚厚一叠未签署的空白合同，以及现金数千元……

赵世富原是云南宜良县荷池乡一个农民，他个人的经历如他脸上凹凸不平的肉疙瘩一样充满了坎坷，充满了辛酸和风险。他说他这一生是从世间的夹缝中挤过来的，前三十年是呆子、傻子，后三十年是疯子、骗子。他从四十岁开始就离开农村，离开充满粪臭和贫困的茅草棚，进到城镇打短工，好歹每年挣个三五百元寄回家，养活妻儿老母。从八十年代开始，他感到世道像万花筒一样应接不暇，有的人成百上万的装进腰包，个体户、生意人、企

业家、经理成了宾馆和豪华舞厅、沙龙的座上客；还有他原先瞧不起的那些下九流人物跑了几趟广州、珠海居然成了暴发户。一到晚间搂着年轻的粉黛进出舞厅、赌场，寄宿于宾馆、度假村。后来他耳濡目染逐渐明白了个中的奥秘，那就是昧着良心疯狂地捞钱。

“趁着这两年政策的宽松，赶快捞两把收手。”同乡的哥们在提醒他。先是卖爆米花、橄榄串，后来是贩运香蕉、菠萝、茶叶往返于城乡之间，两三个月过去，手头确也赚了八九千元，他自觉应验了龙门算命先生预卜二福之一的财福之说。接下来他便想尝一尝艳福的滋味。碰巧，那天夜里他在车站附近看见两个小流氓在树荫下调戏一个姑娘，也许是他多喝了几口酒，居然放开胆子冲上去撵走了小流氓：“杂种，瞧你两个屁眼大的崽崽，鸡巴都还没有变全，就想吃女人肉，看老倌非揍你不可！”姑娘哭哭啼啼，裙子被撕破，胸罩被扯断，姑娘走到灯下，也不回避胸部敞开的部位。他一下感到头脑膨胀，血液直往上窜，尽管他也有过婆娘，有过男女之间那种原始的行为，不过那已是十多二十年前的事了。这位六十出头的赵世富突然被眼前这位年轻的颇有几分姿色的姑娘，以及她暴露出来的内容搅得神飞意荡，不辨东西，仿佛他以前压根儿就没有见过女人的这些秘密。他扶着姑娘又劝又哄，慷慨解囊，花了两百元为之买衣裙，又请她美美的吃了一餐。姑娘是一位待业青年，年方二十，家境贫寒，姊妹甚多，没有职业的赵世富满口答应帮她找工作，以后他就三天两头约姑娘出来，不到一个月，他已囊空如洗，可是姑娘却没让他接触到自己的身体。越是这样，他越是钟情于她。没有钱，怎么办？去偷，去窃，去抢，不料人老珠黄，手脚不灵便，眼睛不好使，一天半夜冒险去盗窃一个集体企业的保险柜，刚刚得手即不小心碰倒板凳，被当场抓获。之后，就被判了三年的徒刑。

一年前，他被释放出来了。无情的铁窗并没有使他洗心革面，

他反而在监狱中学到了更多闯世界的东西，胆量和气魄也壮了。他发誓要把三年监狱的苦难损失弥补回来，再不能象以前那样莽撞地干了，要不露声色地“捞世界”。

两个月前的一天，他正在昆明车站闲逛，刚走到一个书摊前，被一本裸体女人画册吸引住，他伸手要翻，被一根细竹棍轻轻碰了一下手背：“要看，先交五毛钱。”他顺着竹棍一看，原来是女摊主在说话。他有些不悦，冲了一句：“这几张画片有哪些了不起，就是活女人看几眼也不至于交钱吧？”说完转身刚走两步，即被那摊主一把揪住：“你这话是什么意思？想调戏老娘，看我非打死你这个老妖怪不可！”说着，举棍便打。

但飞下的竹棍被一只有力的手挡住了：“老板娘，对不起，他是我的拜把兄弟，我替他向你道歉。”

赵世富抬头一看，原来是入狱前打过几次交道的圣振方，几年不见，这家伙变了样，西装笔挺，长发泛波。“嗨，鸟枪换炮，叫老倌差点认不出了。”圣振方见左右人多，忙拉着赵世富进了一家餐馆，要了几个菜，便各诉这几年的遭遇。

据赵世富交待，这圣振方年约四十二岁，是云南呈贡县人。几年前赵世富与他合伙跑过几次生意，至于他近几年的根根底底，赵世富了解甚少。那天，赵世富得知圣振方在替人跑车皮计划，他便灵机一动，问圣振方能否替自己搞几个车皮装点货物出省卖，吃点差价。圣振方一听，正中下怀，答应想办法替他弄点钱花。

几天后，圣振方在街口碰到赵世富，凑到他的耳边说：“托铁路的熟人，搞到几个车皮。”然后将他带到一个僻静处拿出几张盖有红章的车皮计划表，“你去找买主，每个车皮收取劳务费一千六百元或二千元，出手后，每个车皮给你一百五十元酬谢金。”

赵世富点点头，接过车皮计划表。之后，他便先后以一千五百元至一千八百元出手了三十多个车皮。

“圣振方现在在哪里？”刑侦队长潘颐追问。

“自从第一次见面后，以后我就没有再见到他。”

“那你和他怎样联系？”

“噢……和电影上的外国间谍那样，我每次在他指定的地点，或昆华医院门口砖墙下，或车站附近的老榆树穴中，或市东区公共厕所的抽水缸上取送指令。”赵世富每次取走牛皮信封内的车皮计划表的同时，他又将收入款如数装在牛皮信封内。

又经过几次提审，看来这个赵世富的确不知道圣振方的下落。至此，刑侦队长，以及铁路公安局长意识到眼前这个案子非比寻常，操纵着赵世富的这个人物或者几个人物是精于此道的犯罪老手，他们作案手段模仿了当今世界先进的间谍伎俩。

昆明的夜好漫长啊，一双双彻夜不眠的眼睛终于迎来了灿烂的黎明。潘顾咬咬嘴唇，啃了一块干面包，他眨了眨充满血丝的眼睛，拿起无线电通话器命令全市所有的暗哨继续监视。

一天一夜过去了。至二十九日上午，线索中断，上面在催促，下面在埋怨，上下左右都在盯着他，沉重的压力已使刑侦队长喘不过气来。他攥紧拳头，想发火，想骂娘，但是他看着身旁的战友，便又强抑制住自己的情绪，在心里暗暗骂自己：“妈的，谁叫你是刑侦队长呢？”

三

一位妙龄女郎突然出现又消失。刑侦队长
一生中最怕与女人打交道，但这次偏偏又碰上。

据市中区监测站报告，有一位身着红裙的年轻姑娘拎着一个小巧的黑提包在昆华医院的门口出现，在那块悬挂的铁牌下稍立片刻便又警觉地匆匆离开了。而且在这天清晨，这位红裙姑娘曾在赵世富提及过的两个秘密联络点露过面，但都没有发现什么异

常动作。潘顾细看小张用长变焦镜头抢拍下的红裙姑娘的照片，由于太远，人多又拥挤，脸部轮廓不够清晰，姑娘看上去约有二十三四岁，身材修长，瓜子脸型，披肩髻发，颇有几分迷人。潘顾与其他几位干警分析，这姑娘很可能是这个案子的一位关键人物，随即向上司作了汇报，并命令所有的监测点，一旦发现红裙姑娘出现立即收审。

然而，几个小时过去，这姑娘幽灵似地消失了。会不会是对方有所察觉而改变计划逃跑了？潘顾顿感问题严重，后悔自己失去了一个极好的机会。潘顾认为，一个案子中伸进了女人的魔爪，那么其案情就会复杂得多。他读过《色情间谍》、《秘密战争中的女性》等书籍，有人说过：“一个女人作案比十个出色的男性危险十倍。”难怪多年来欧美各国大量起用女性充当间谍和反间谍人员。为此，潘顾对世上的女人就多了一层戒备，凡是在他接手的案子中涉及有女性，他都要以三倍的精力去对付。

他理了理思绪，揣摸最近发生的两起未破获的案子中的女人是否与此红裙姑娘有关，或者是同一个人。

案例之一：一月十五日。深夜。火车站东头商场门口。

他是从青岛来昆明出差的旅客，已托人买好次日赴京的62次列车客票。一个下铺，他感到满意，匆匆忙了几天，好歹办完了事，今晚可以轻松一下了。

当他在商场门口闲逛时，有一位姑娘迎上前：“先生，请买睡美人画片。”他顺手拣起两张，是晚霞中仰卧的睡美人山，那色彩很美。姑娘凑上前，给他介绍画片上哪是睡美人的眼睛，哪是嘴唇，哪是胸部……他觉得乳峰太高，有些夸张，摇摇头说：“不太像。”姑娘说：“你怎么知道不像，你从外地来，你见过昆明姑娘的……”姑娘故意挺起胸部，微微敞开的柔姿纱胸衣下，露出半个乳房的轮廓……青岛人呼吸急促了，顿觉血液在往头上涌，他看看四周，人来人往，幸好没有人注意。姑娘穿一件半透明的浅

灰色柔姿纱长裙，夜风轻拂，薄如蝉翼的柔姿纱贴着身子，覆盖着她朦胧柔美的曲线。他正想细看，那姑娘嫣然一笑转身走了，走了两步又回头甩给他一个飞眼。其实，这位颇为单纯的青岛人并没有理解姑娘这个动作的含义，他甚至可能不知道“飞眼”这个词的存在。也许是一种好奇心，一种对异性的神秘感的驱使，他不由自主地尾随着姑娘，走到一条窄轨铁道旁，人影寥寥，灯光微弱，他觉得有点不对劲，住步，转身倒回去。“同志，请等一下。”他回头一看，那姑娘向他扑过来，一把搂住他的腰：“我爱你……”他吓坏了，用劲掀开她，然而已经迟了，在他身后突然出现三个男人，严厉地吼道：“干什么的？”那姑娘捂住脸蹲在地上，一边哭一边说：“他想污辱我，你们联防队要替我作主。”

“走！抓到联防部去，先问清是哪个单位的。”其中一位壮年汉子厉声说。青岛人浑身颤抖，瞬间意识到那不堪设想的后果，他几乎跪在地上：“饶了我吧，我不是有意的，我没有污辱她。”

“还敢不承认，搜搜他身上的证件。”

“我……我承认，是我污辱了她。求求你们，放了我吧，我以后坚决改正。”他忙又掏出了身上的二百多元钱，“我把这些送给你们。”

“为什么不把手表交出来？是不是还想作为礼物送给这个女人？”

青岛人又乖乖地把新买的英纳格手表“上交”了。

次日，他惴惴不安地登上62次列车，还探出头来东张西望，深怕昨晚那几个“联防队员”又出现。当列车终于启动，开出昆明车站，才如释重负，用抱怨和凄苦的眼神，狠狠瞪了一眼躺在滇池畔的睡美人。

案例之二：一月十六日。深夜。车站广场的舞厅门口。

这是一家颇为豪华的音乐茶座兼舞厅。在舞厅的霓虹灯下，一位身着笔挺西服的高个儿小伙子被舞厅传来的《春江花月夜》的